四書說苑

四書說苑卷九

孟子

高郵孫應科輯

環而攻之○周禮春官簭人九曰簭環鄭註環謂簭可致師否也孔疏環與環人字同環人掌致師知此經簭環亦是主致師以卜之事也按孟子環而攻之之環即周禮簭環之環環而攻之謂簭而攻之也攻之則簭吉故曰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雖簭得天時之吉而不能克之是天時不如地利也曹月川語錄中有此說確甚 辨正 環人掌致師揚軍旅降圍邑正是攻城實事趙註環城圍之似未盡 識小錄

東郭氏○疏云孟子所弔必齊之賢大夫也愚謂孟子所重賢而已何必定大夫韓詩外傳齊有東郭先生梁石君不詘身下志以求仕世之賢也孟子所弔梁石君或其人爾 考異

孟仲子○孟氏譜云孟仲子名睪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孫丑者毛萇詩傳引其語宋政和五年詔封孟仲子爲新泰伯從祀鄒縣孟子廟 雜記

於宋○潛邱謂孟子去齊適宋當周愼靚王之三十年正康王改元之歲宋始稱王是也孟子不見諸侯故問答止於梁齊小國則滕而已雖嘗游宋而於康王無問荅不足以定其見與否所以游宋者因康王初年嘗行仁政其臣

如盈之不勝皆賢故孟子往而受七十鎰之餽 問荅
於薛。孟子過薛薛君餽五十鎰當齊宣王時卽孟嘗君
田文也 補義 薛地入齊久矣集註於孟子在薛但曰薛君
以金餽而不詳其人與其時愚桉通鑑綱目顯王四十八
年齊號薛公田文爲孟嘗君孟子於赧王元年去齊二年
之宋自宋歸鄒而至於薛蓋在馮驩營窟之後孟嘗高枕
之時矣以彼名爲好士士無能否皆畜之況聞孟子有戒
心其吝此五十鎰之餽哉 質疑
持戟之士。去之謂殺之本趙註桉持戟止是階前庭下
執戟之人庶人之在官者去止是廢棄之 集箋 史記商君
傳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聶政傳韓相俠累方坐府

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孟子持戟之士亦然蓋爲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閒戰國尚武備多姦變生於不測平陸又屬邊邑故邑大夫日日陳兵自衛孟子即所見以爲喻 釋地

王之爲都者○ 都者縣邑之總名禮十邑曰都周官四縣曰都又小曰邑大曰都平陸本齊邑稱之爲都與諸經所釋正合註引春秋傳邑有先君之廟冝解此唯宗卿建宗得設先君一廟於宗邑名出君廟庶幾近之然亦都邑偶見並非恆稱况平陸下邑爲都有五安得皆宗邑耶 騰言

平陸爲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檀弓夫子制於中都

葬於魯反於齊○鄒縣聖賢志癸卯孟子五十五歲在齊迎母仉氏就養五十六歲母卒於齊扶柩歸葬於魯五十七歲在鄒居喪五十八歲反齊齊王以爲客卿按顧亭林以爲改葬郝京山據士喪禮以爲葬後拜君賜周禮衰據家語以爲卒哭而致事皆非也惟閻氏以爲終三年喪復至齊以論匠事於止嬴曰故繫止於嬴亦猶公孫丑論不受祿於居休曰故繫於居休持論旣覈而以鄒志證之益信矣或云充虞嚴不敢請三年後不嚴久矣是大不然按孟子外書云孟母之喪孟子三日不食哭不止門人請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曰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猶孺子也

凡所謂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者必不少舒安得云不殷（質疑）

使虞敦匠事。朱註董治作棺之事夫以敦訓董治韻書未見韻書敦音十有二取義不同並無董治之義而音墩者其義又厚也篤也易敦艮中庸敦厚呂覽敦顏是也趙岐以敦匠爲何註云厚作棺也取此義爾（雜記）古註敦匠厚作棺也事殷喪事急句讀文義似俱勝今註（經咫）

得之爲有財。集註或曰爲當作而愚意爲當一讀謂禮制所得爲也不必改作而（考證）

燕人畔。按世家集解索隱均引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則今本年表脫太子二字明矣而所謂太子者

世家以爲太子平卽昭王余深疑之世家稱太子平年表紀年稱公子平家庶不明疑一　先是太子舉兵攻子之不克百姓反攻太子其不爲國人所戴可知賢如昭王不應有此疑二齊並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平夫旣攻之而又立之於禮頗乖且何以遲至二年復立乎二年之中太子安在疑三昭王語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齊之入燕實藉太子爲內應今觀昭王之言不合情事疑四考趙世家武靈王召公子職於韓立爲燕王使樂池送之諸處俱不書竊意職爲王時在噲死之後昭王未立之先職立二年卒始立昭王而昭王並非太子太子已同君噲及相子之死於齊難矣 志疑

燕王噲讓其臣子之國齊使章子

乘亂伐之噲及子之皆死趙武靈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孟子書燕人畔即此昭王之前有燕王職猶衛文之前有戴公若子平之立在後二年孟子去齊久矣質疑

得侍同朝甚喜○按趙註云來就爲卿君臣得相見故喜之也疏云後得侍於我而爲之卿遂得同朝相見故甚喜之皆以喜屬齊王言俗解云寡人得侍即同朝之人甚喜義既周折且得侍二字讀斷亦無此句法蓋宣王質美好士聞孟子之來館以雪宮位以賓師餽以兼金養以厚祿實是喜心到極若同朝之人右師不說尹士不說景丑責其不敬淳于笑其無功何嘗有喜意耶識小錄

季孫曰○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

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註使己爲政以下則孟子之言朱孫奭猶因註說政和五年贈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自朱子集註出始莫有從趙氏說者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傳序稱一十九人則未嘗去季孫子叔二人也 曝書亭

宿於晝○水經註澅水出時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爲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澅或云當作晝後漢耿弇進軍畫中史記畫邑人王蠋通鑑作晝邑 紀聞

按廣韻四十九宥晝字下云又姓晝邑大夫之後因氏焉出風俗通孟子晝字不當改爲畫字孔繼涵所引高郵老儒黃彥之說但可存以參考 校勘記

繼而有師命。疏云有賓師之命其說自當孟子在齊六年無兵爭惟有伐燕事乃孟子所以去非孟子所以留也且改此則孟子於齊處賓師之位無據矣 約旨 趙註有師旅之命孫疏旣去齊王續有賓師之命桉孟子初至齊當在宣王九年丁酉以前田齊世家六國表宣王此數年中無兵爭事況孟子一見齊王已萌去志卽有師旅亦未聞齊被數年之兵何遲之又久而不請也師命自以賓師之命爲允 藏小錄

至於大故。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鄭註故謂凶烖也又樂記先王有大事鄭註謂死喪也愚桉大故卽大事之義又曲禮君子非有大故註周禮每云國有大故皆據寇戌

天禍然則亦不專指大喪而言 箋義

吾有所受之也○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註此爲世子

吾父兄百官語吾與下謂然友曰吾字正一人三嫌王端

毅公亦從趙註 释地

五月居廬○喪服傳孝子居倚廬不說絰帶寢苫枕塊天

官宮正云大喪授廬舍雜記云朝廷卿大夫士居廬皆謂

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上哀親之在外也唐楊垂說

廬制云設廬次於東廓下無廊於牆下北上乃起廬先以

一木橫於牆下去牆五尺臥於地爲楣卽立五椽於上斜

倚東墉上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開門

門簾以縗布廬形如偏屋其閒容半席廬閒施苫塊揆之

周制想亦不甚相遠既練舍外寢是爲堊室卽在廬南則又居於五月之後矣 三禮圖

宵爾索綯。枝索者糾繩之名綯卽繩也索綯猶言糾繩于茅索綯文正相對趙註孟子曰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是也廣雅釋詁曰紉紆糾索也楚辭紉秋蘭以爲佩王逸註曰紉索也又曰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淮南氾論訓緂麻索縷高誘註曰索切也切與紉同謂切撚之使緊也是索爲糾繩之名也廣雅釋器曰綯繩索也字或作縚小爾雅曰縚索也方言曰車紂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潁之閒謂之曲綯郭璞註曰綯亦繩名引詩宵爾索綯是綯爲繩也毛傳以綯爲絞鄭箋夜作絞索殊誤 述聞

夏后氏五十而貢○貢助徹之法三代通行惟其取民之額可以伸縮自由所費儉則取民少所費豐則取民多夏禹卑宮菲食儉甚矣卽此公田中百畝令民耕之收其五十畝之入以爲貢除廬舍外尚有五十畝置之不問商人尚質視夏則文所用稍加則賦亦加此百畝中稅七十畝尚有三十畝之餘亦置不問至於周則文繁矣勢不得不全收此公田八十畝之入然總未出於公田之外故曰其實皆什一也論文

徹者徹也○徹者言君民上下相通也葢商制八家同井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周制九夫爲井並以公田授民而於百畝中各取其十之一其與貢異者貢校數歲以爲常

周隨年之豐凶使民納十畝之入年豐則君民同其有餘凶則君民同其不足上下相通故謂之徹約旨

莫不善於貢○自魯宣稅畝諸侯廢公田行貢法取民數倍於古樂歲猶可勉供凶年則不勝誅求之苦而皆藉口於夏后氏以文其貪暴龍子痛心疾首而爲是言所謂不善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法也夏后取民之制雖云於一夫受田五十畝之中稅其五畝之所收然亦每歲視其豐凶以爲入之多寡與助法無異非科定此五畝者常出穀若干也藉令樂歲不多取凶年必取盈何以有上上錯乎雜指

雖周亦助也○夏貢亦用助法夏小正云初服于公田大

戴記先公後私孟子所云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謂公田之稅有定額非無公田助藉者左傳穀出不過藉杜註殷法曰藉故孟子言雖周亦助 雜記

庠者養也○說文庠禮官養老也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鄭註云庠之言養也趙註孟子云養者養耆老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此皆緣辭生訓非經文本意養國老於上庠謂在庠中養老非謂庠以養老名也州長職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謂在序中習射非謂序以習射名也王制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而庠之名獨取義於養老何也文王世子適東序養老而序之名獨取義於習射何也庠序學校皆爲敎學而設養老習射偶一

行之不得專命名之義庠訓爲養序訓爲射皆是教導之
名初無別義文王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鄭註云養猶
教也保氏職云掌養國子以道此庠訓爲養之說也射繹
古字通爾雅云繹陳也周語云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
德示民軌儀也此序訓爲射之說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庠者養也序者射也校者教也皆因本事以立訓豈嘗別
指一事以明之哉 疏證

餘夫○集註以弟言毛大可兼子弟言按餘夫固是子弟
而子弟不皆餘夫蓋一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旁有兄弟
謂之家受田百畝其子弟助父兄以耕同食於百畝之內
周禮所謂家五人家六人家七人正合子弟計之也或丁

男衆多五六七人之外又有子弟六尺以上可任男子征役之事則爲餘夫受田二十五畝至此人復有丁男受室滿五六七人之數然後更受一夫百畝之田賈公彥乃謂三十有室則受夫田百畝夫壯而有室無父母之養子孫之畜安得與八口之家同受百畝且受室之初無丁男助耕而遽加田七十五畝豈不荒蕪乎故餘夫必俟丁衆成家方授以一夫之田不得概云三十則受田百畝也辨正

死徙無出鄉○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註

有爲神農之言者○漢書藝文志農家有神農十二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韓虎潤泉日記曰神農許行之學他無可考呂氏春秋上農任地辨

士審時四論必其書也考異

農家者流○註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金仁山云太史公六家同異無農家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集註偶誤 日知錄

負耒耜○按周禮車人職云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鄭讀庛爲刺刺謂耒下前曲接耜者卽耒面也故賈公彥云耒面謂之庛又云耒狀若今曲柄杴又按鄭下註云耜異材據鄭意耜卽金也又易下繫云斲木爲耜者謂斲木爲受耜之處也然則除耜金也外總謂之耒 三禮圖

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論語則以爲厲己也鄭註厲讀爲賴恃賴也按孟子厲民以自養與下厲陶冶厲農夫並

作此解乃順過庭錄

而注之江。江之受水與海同量但懷襄之日水地無分孟子葢謂決排以後南水入江而江以南北之地可耕如北水歸海而河兩岸之患悉平故綜其大勢言之初未嘗屑屑然計汝漢淮泗之盡入於江也讀書記淮水入江自孟子一時誤記朱子所謂不必曲爲解說最是然鄭夾漈已曲爲之說曰桉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自是江淮始相通孟子蓋據哀公後吳王夫差所掘之道以爲禹迹而忘却禹貢亦非也杜註明謂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文帝開皇七年丁未開山陽瀆煬帝大

業元年乙丑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水流與前相反孟子之言始驗 釋地 孟子長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生於鄒嶧淮泗下流近在數百里間何至有誤葢水莫大於海而江即次之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世徒知毘陵爲江入海之口不知朐山以南餘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尚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僅五百里其爲江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此即淮泗注江之証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言初不相悖 潛研堂

朱子謂漢入江汝泗入淮淮入海不入江當時只取字數對偶不必曲爲之說固已余按山海經言淮出桐柏至厚鹿南與汝水合又東南至廬江南黟邑與

漢水合東北至下邳淮陰與泗水合漢既入江則淮與漢合又何不可言入江者況當日氾濫之勢汝漢淮泗皆與江通豈真孟子不知水道哉 摭餘說

放勳曰○余既推堯舜禹爲名復以放勳重華文命爲之名學者疑焉夫堯舜禹之名受命於尊者而放勳重華文命則人所以名之者也孟子曰放勳乃徂落放勳曰勞之來之屈原曰嗟重華之不可迕就重華而陳辭書中候亦曰文命德盛俊乂在官而朱草生此皆出於秦漢之前然則史記大戴世本不爲無本矣 路史堯舜禹皆有號放勳重華文命三者皆是史記五帝本紀虞舜名曰重華夏本紀夏禹名曰文命名者號也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勳乃徂

落說文同更以文法論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九字作一句讀謂堯號放勳耳欽明文思安安言其德允恭克讓言其行光被四表以下言其功自德而行而功一定次第故孔子贊堯先言其德之則天無名而後及其成功文章與此相合若以放勳爲贊堯之詞則是首誇其功後及其德又及於功不特輕重失序語意亦複矣 古文證疑

放勳曰勞之來之音義曰音馹或作曰誤也桉趙註此節亦不以爲堯之言自上文當堯之時至此皆敘事之辭葢曰曰二字形近易譌唐石經曰字皆作曰釋文於曰日下每加音別之亦有不能別而具越實兩音者此疏云又言放勳有曰集註云堯言勞者勞之皆誤讀爲曰 經義雜記

江漢以濯之○上文曾子曰不可敍事之辭已畢江漢以濯之三句是孟子贊美聖道以解曾子所以不可之意蓋江漢楚望故孟子指以語楚人若云曾子之言則不應舍他水而稱此 雜記

秋陽以暴之○趙註云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蓋孟子雖際衰周天命未改七篇所言皆周正也春秋時晉獨用夏正見左傳戰國魏分自晉亦用夏正見紀年孟子遊梁其國正用夏正而對襄王七八月之閒旱仍以周正言曾子獨非周人而舉夏令耶綦毋邃曰周之秋在夏爲盛陽之月故曾子稱秋陽此足補註之所未及 雜餘說

夷子不來○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註

墨之治喪也○集註墨之治喪以薄當引本書節葬篇墨子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骨掘地之深下無菹漏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不當引莊子曰墨子生不歌生不歌是謂其平日非聖人之音樂於葬無涉 釋地

蠅蚋姑嘬之○音義蚋作蜹桉姑蓋謂螻蛄隋王劭說方言螻蛄字作姑見列子釋文 按勘記 釋文云蚋諸本或作蝹一說云蝹姑卽螻蛄也蝹與螻聲正相近螻姑短翅四足穴土而居至夜則鳴聲如蚯蚓 疏證

謂王良○左傳趙簡子納蒯聵於衛郵無恤御旣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

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杜註云郵無恤王良也國語簡子如晉以尹鐸不墮壘將殺之郵無正進諫簡子悟乃以免難之賞賞鐸伯樂與鐸素有怨至是鐸以其賞如伯樂氏韋昭註云郵無正郎郵良也伯樂郵無正之字漢書王褒傳王良執靶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顏師古曰郵無恤郵無正郵良王良總一人伯樂失之推顏之意蓋以呂氏春秋曰古之善御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盡其妙列子載伯樂對秦穆公語王良御簡子未嘗事秦亦與穆公生不同時班氏人表又列郵無恤王良伯樂爲三人且謂良樂耿能於相御註云良王良樂伯樂相相馬馭善馭不但分兩人並分兩事枚乘七發於是伯樂相其前後

王良造父爲之御李善註引文子曰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是也說者謂郵無恤郵良王良爲一人郵無正字伯樂别是一人余謂左國明明可據古之名字相同者多漢司馬長卿慕藺相如之爲人字曰相如伯樂在良之前聲譽藉藉良字伯樂或亦慕藺之意與然則王良郵良郵無恤郵無正伯樂皆一人而秦之伯樂則其字偶同識小錄

吾爲之範我馳驅○音義範我或作范氏校後漢書班固傳註引孟子正作范氏文選註同今亦誤改爲範我校范氏見左傳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賜氏曰御龍晉范氏其後也孟子作范氏爲長範我乃淺人所改校勘記

爲之詭遇○廣雅不題禽不垝遇題禽謂迎禽而射之垝

遇謂㫄射之垝或作詭孟子爲之詭遇趙註云橫而射之曰垝遇詩傳云面傷不獻翦毛不獻正義云面傷謂當面逆射之翦毛謂在㫄而逆射之不獻者嫌誅降卽不題禽不垝遇之謂也 疏證

公孫衍張儀○任氏云公孫衍以魏叛秦張儀以魏事秦故景春以爲一怒而懼安居而熄也桉孟子在梁正義衍爲相與景春論大丈夫當在此時觀其問與周霄並記可知夫儀衍相而孟子尚可留乎 時世考證

丈夫之冠也○冠恐當作取字與下文嫁字對儀禮士昏禮父醮子而命之曰往迎爾相若冠則賓醮而命之字父不親命也考證 桉士冠禮無父命之文賓則有三加祝辭

又有醴辭字辭冠後以字見於卿大夫鄉先生如晉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范文子韓獻子智武子皆有言以勸勉之葢父不自命而以其命之意出於賓亦不親教子之意至女子之嫁士昏禮云父醴女而俟迎者西面戒之母戒諸西階上父命之有辭母施衿結帨有辭庶母施鞶又申之父母之命有辭然則冠云父命嫁云母命孟子亦約畧言之 掌故

往送之門○士昏禮女父不降送母戒諸西階上亦不降孟子言往送之門穀梁傳亦言送女不出祭門乃指廟之大門則送不止於階矣舊說送至壻門大謬 辨正 此女氏之門非壻門也按穀梁父送女不下堂母不出祭門夫祭

門尚不出何能至埒門乎若是埒門則下往之女家反成贅語周語季康子見文伯之母闖門而與之言卽此門矣

小倉山房

夫人蠶繅。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緖也繅說文作繰云抽繭出絲也淹本亦作掩鄭註

器皿。說文皿飯食之器也增韻盤盂之屬惟此作覆器者講集證

毁瓦畫墁。言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爲也註既已墍瓦而復毁之既已杇墁而復畫之則不唯前工俱廢而已墍泥塗也杇墁粉飾也瓦而復毁墁而復畫則主者必不食之矣 問對 梂依趙訓以四字爲一義畫

墁是畫脂鏤冰費日損功之義宋張芸叟著畫墁集葢取此考異

嘗滅滕伐薛○此據戰國策而誤春秋正義滕爲楚所滅杜氏釋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竹書於越滅滕無曰宋滅滕者况當孟子時滕國儼在而曰嘗滅滕此可信乎若薛則久爲齊所滅宋王偃焉得伐之賸言校宋世家載王偃事而不及滅滕通志云滕至公邱爲秦所滅時世考徵

湯居亳○商有三亳蒙爲北亳在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北穀熟爲南亳在商邱縣東南四十里偃師爲西亳屬河南府書序曰契至湯八遷始至亳鄭康成云亳偃師城也皇

南謚非之曰湯使亳衆往爲葛耕葛在寧陵葛鄉去偃師八百餘里焉得越而耕之葢湯本自商邱遷穀熟而偃師則盤庚始遷耳桉史記正義湯自南亳遷西亳兩亳皆湯所都非盤庚始遷但與葛爲鄰則居南亳時事辨正

自葛載○載嘗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註此葢漢時見古文逸書初征自葛之文因讀湯始征自葛句以載爲再屬下讀之註存其說但卽爲再十一征何必二十二國古說畸異如此温故錄

有攸不爲臣○桉各舊本經註及各本註疏皆作惟疏云惟念臣服之節固不誤也朱子集註本譌作爲臣不可不

正按勘記

戴不勝。戴盈之即戴不勝字盈之也。註荀子解蔽曰唐鞅蔽於欲權而逐戴子註載讀曰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見孟子即韓非云太宰戴驩疏曰戴盈之即戴不勝字盈之也 考異

莊嶽之間。註莊嶽齊街里名也莊是街名嶽是里名左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註云六軌之道反陳於嶽註云嶽里名 日知錄

大夫有賜於士。孔子之拜陽虎孟子援大夫有賜於士之文釋之朱子謂陽虎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先儒疑焉考禮玉藻大夫親賜士士拜受之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則是大夫有賜無問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

得受而往拜者是乃敵體之降禮陽虎若以大夫之禮來尙何事瞰亡正唯以敵者之故不得不出此苦心曲意而乃謂其所行者爲大夫之故事則不唯誣孔子亦並寃陽貨也孟子引尙書論語及諸禮文互異者甚多此節或亦隨筆偶遺所以有失 閻荅

今茲未能○趙註今年未能茲字卽年字閻氏云杜註左傳以茲作歲解古詩爲樂當及時安能待來茲來茲來歲也卽呂覽有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語明以今茲爲今歲可驗 膽言

脅肩○脅肩竦體本趙註吳王濞傳脅肩絫足鄒陽傳脅肩低首師古並註云脅翕也謂歛之也揚雄傳則作翕肩

註卽云翕歛也蓋歛其兩肩爲卑縮之狀小人之事人者
耳釋也

病於夏畦○治畦是先築土爲行水之道灌園則桔橰俯
仰引水注之莊子敘漢陰丈人方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
甕而出灌子貢告以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
爲橰日浸百畦卽其事也疏云治畦曰灌園乃南宋邵武
人不至北方故誤作一層解　讀書記

誅紂伐奄○誅紂是武王時事伐奄以下是成王時事蓋
周克商後大告武成取殘之外不及他國未閒周公專將
在外有三年之久也書曰旣克商二年王有疾周公植璧
秉圭請命于三王豈非三年之內周公實在京師乎武庚

之時三監從之飛廉五十國同時煽動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又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則伐奄之二年即東征之三年也孟子綜周公二十年相業賅以數言後人鹵爲一事誤矣讀書偶見

多方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多士王曰昔朕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奄叛周因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並與周公東征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既克而成王踐奄蓋行巡狩之事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是也日知錄

禹抑洪水○趙註抑治也廣雅抑治也荀子成相篇禹有功抑下鴻疏證

巨擘○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巨白善蘇地以行

孟子以仲子爲巨擘焉即蚯蚓之大者故謂蚓而後充其操者也今譌孽作擘見晁氏客說 老學叢談 皰庵本言聖人之道親親尙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蚯蚓比諸巨擘也 鉤沉

下飮黃泉○左傳杜註地中之泉故曰黃泉爾雅從下上出者濫泉從上溜下者沃泉從旁出者氿泉正一例註作濁水解似與泉源水也義少隔 釋地

已頻顣曰○已當作已已只爭半筆之異盖後人傳寫差耳上皆言仲子之文未嘗間斷至此不當有已字謂稱仲子也又已頻顣亦不成文從已字說初見所饋生鵝固已頻顣而惡之矣他日偶食其肉聞兄言而哇之則前後

意有倫次 辨疑

是鶂鶂之肉也○趙註鶂鶂鵝鳴聲夫鳴聲義當從口如詩之嚶嚶喈喈是今字從鳥何取於鳴聲廣韻鶂水鳥一作鷁鷊謂鵝非鷁類鶂鶂或鵝之別名葢方言也若謂鶂鶂叠字當爲鵝聲則鳦即燕也詩稱燕燕可以爲鳦聲耶按說文哇淫聲正韻云小兒啼聲朱註以哇訓吐葢亦方言不然或吐字之訛故論衡引孟子即作出而吐之風俗通亦云孟子譏仲子吐鶂鶂之羹而食井上苦李 雜記

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君子之行爲可充也爲可繼也然後行有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充其類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子之兄猶盜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

下之人皆猶盇而無所容誰與立於天下 古史

四書說苑卷十

孟子

高郵孫應科輯

離婁之明。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卽離婁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註 按莊子駢拇駢於明者離朱是已漢書古今人表以離婁公輸並列春秋時失之廣韻離字下以離婁爲孟子門人更誤考異

繼之以六律。一說繼之以規矩準繩繼之以六律皆當句絕下文以爲方圓平直不可勝用正五音不可勝用與仁覆天下文勢相協談經苑

泄泄猶沓沓也。說文呭字下引詩作呭呭楊倞荀子註

作詍詍玉篇引孟子呭呭猶沓沓也按詩蕩箋笑語沓沓如湯之沸疏云言其噂沓無節也荀子正名篇愚者之言噴然而不類誻誻然而沸註云誻誻多言也依此則沓字亦可从言而泄本或从口或从言似兩文並主言不主貌說 考異

暴其民甚○暴其民句甚不甚各爲句以後之遭禍言非以暴之有甚不甚言也幽厲之暴豈猶得爲不甚猶謂非身弒國亡乎經止及幽厲不必添出桀紂若欲較量分貼亦當以弒亡屬幽危削屬厲 溫故錄

雖孝子慈孫○按善於父母謂之孝亦謂之慈故孝鳥謂之慈烏內則曰昧爽而朝慈以旨甘齊語云不慈孝於父

毋莊子漁父篇事親則慈孝是慈即孝也孟子雖孝子慈
孫猶祭統言孝子孝孫攷證

而女於吳。越絕書闔廬伐齊大克取齊女爲質子考左
傳史記無闔廬伐齊事即夫差伐齊亦在景公卒後越絕
所載妄也考吳越春秋闔廬破楚復謀伐齊齊使女爲質
於吳此爲實錄但所嫁乃闔廬長子終纍夫差兄也吳越
春秋云太子波意波即終纍與辨正

滄浪之水。滄浪之歌乃是荆楚風謠之舊屈原漁父辭
亦有此句或謂夫子自葉適漢而聞孺子之歌考證滄浪
蓋地名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曰滄浪漢水
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之水云葉夢得言滄浪之水四字

成文未可直曰滄浪釋地

聞文王作○聞文王興起王道盡歸乎來歸周也詩後聞

文王作興而起王道疏王逸離騷註太公避紂居東海之

濱聞文王作興盍往歸之此引孟子文而以興字句者今

以作字句興字連下讀勝言

君子之不教子○古人文字簡如君子不教子子謂不肖

子也猶左傳叔向曰肸又無子謂無賢子也不然當日楊

食我見存觀孟子直承曰勢不行也則知丑所問非爲周

公於伯禽孔子於伯魚一輩子言矣釋地

人不足與適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政教不足非

詋獨得大人爲輔臣乃能正君之非法度也註祇一人字

不必添出人君用人之失諸字亦徐仲山曰國家有民人政事戰國時人民政事多不可問善圖治者但當求之君不當求之民與事蓋人任君務政隨心轉君心者圖治之本原言章旨云言小人爲政不足閒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閒也剡沉

曰昔者○桉莊七年經左傳公羊傳皆曰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穀梁作辛卯昔恒星不見傳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桉昔猶夕古樂府有昔昔鹽昔昔猶夕夕鹽即引聲之轉而謌樂正子以夕至齊故舍館未定不能見孟子若作前日解則亦見誠遲矣孟子所載昔者有三有作久遠之辭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是有作前日之辭昔者辭

以疾是有作前夕之辭曰昔者是史記龜筴傳今昔壬子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 秋槎雜記 趙註昔者往也數日之間也釋地謂昔者昨日也二說皆非按昔之言夕也哀四年傳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杜註云夜結期便襲梁霍也天官昔人註云昔之言夕也管子小匡篇云旦昔從事旦昔猶旦夕也列子周穆王篇昔昔夢爲國君張湛云昔昔夜夜也莊子天運篇通昔不寐釋文云昔夜也其夕將亦謂之昔故夕昔古通用楚辭大招註引小雅頍弁篇樂酒今昔今本作夕皆是夕至而朝見孟子猶以爲遲況前日乎 識小錄

瞽瞍〇舜父見堯典曰瞽左傳孟子呂氏春秋韓非子曰

瞽瞍此并其名乃官也春秋瞽矇有上瞽中瞽下瞽周頌謂之矇瞍周語曰瞽告有協風至鄭語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左傳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然則瞽之掌樂固世官而宿其業豈必父子祖孫皆有廢疾哉呂氏春秋古樂篇曰帝堯立乃命質爲樂瞽瞍乃拌五弦之琴作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是其據也唐虞之際官而不名者三四岳也共工也瞽也史記易其文曰盲者子失之述學

遷於負夏。負夏衞地見檀弓鄭註史記舜就時負夏索隱謂就時猶逐時若云乘時射利引尙書大傳販於頓邱就時負夏及此文証之則遷負夏乃舜貿易時事孫疏直

云遷居非是辨正

卒於鳴條○檀弓舜葬蒼梧之野史記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歸葬零陵之九疑余謂此事非實孟子言舜卒於鳴條今安邑有舜墓又有鳴條陌是其證鄭氏乃以鳴條爲南夷地謬矣書云陟方乃死陟者升也方乃死者釋陟爲死也紀年帝王之崩皆曰陟非巡狩之謂歐陽修詩云虞舜老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江漢叢談紀年謂崩於鳴條與孟子合沈休文註鳴條有蒼梧山今海州按海州之蒼梧山即山海經之郁州無舜葬於此之說且距蒲都甚遠舜亦不當至海州考鳴條在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北接夏縣界括地志所謂南坂口高涯源

是也距蒲都二百餘里天子出無非弄事者不獲歿於其宮故云勤衆事而野死辨正

卒於畢郢○畢郢徐廣史記音義引孟子作畢程逸周書維周王季宅程徐廣引作郢程郢字異音同栘紀年武乙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於畢克之文丁五年周作程邑然則畢程二地矣漢書地里志右扶風安陵闞駰以爲本周之程邑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此邑中之地爲程也其西有畢陌一名畢原臯南謚所謂安陵西畢陌元和縣志云畢原卽咸陽縣所理原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亦謂之畢陌此邑外之地爲畢也畢者程地之大名程者畢中之小號故繫畢而言

之曰畢程畢程即畢郢又按畢地有二一在渭南一在渭北趙岐言畢文王墓近豐鎬之地此言在渭南者當矣而以訓畢郢則失之 猶臨遺書

其揆一也○揆是實字書使宅百揆納于百揆此官名也宰輔謂之端揆刑罰謂之法揆前聖後聖時地不同而所行之軌轍模範則一集註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似與其字不合 論文

徒杠成○趙註杠解橋也字有从石者蓋聚石水中以爲渡若从木則衡木以渡矣且從行者奚必用方而後濟 釋地 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梁者以舟爲之未有橋之名詩云造舟爲梁疏云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

浮橋也人物考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章旨曰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人之心不過是也 註

言無實不祥○晏子春秋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謂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是言 紀聞

不泄邇○泄訓狎與褻字同然作本字訓亦可蓋泄者有餘溢漏之意謂武王不以在邇而溢不以在遠而遺 考證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孟子此言二經始終之要若謂孔子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爲朝會之樂春秋爲魯國之史

事情濶遠而血脉不貫且本文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言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俱在其中非獨以雅爲詩也桉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畢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囘徐方之馭巡狩絕迹夷王下堂而見諸侯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豈有陳詩之事哉宣王復古僅能會諸侯於東都二雅雖中興諸國之風亦無有今見於三百篇者多東遷以後之詩蓋得諸樂工之所傳誦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知民風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行事不待褒貶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雖異而用則同也詩疑

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出

焉是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周頌西周之詩魯頌東周之詩

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

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以頌固未嘗亡也

讀書記 趙氏以頌聲不作爲亡朱子以無雅爲亡李安溪

云觀小雅之篇所謂周宗既滅靡所止戾赫赫宗周褒氏

滅之明是東遷以後詩盡既東之後豈盡無詩況風詩是

王者命太師采而陳之於春秋所取之義尤切不當專以

無雅爲詩亡鄭樵謂美刺之詩亡褒貶之書作非其有定義

王仲淹中說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然則詩亡者謂

正風正雅亡也 辨正

晉之乘○乘者載也史乃載事之書檮杌惡人名著其惡

所以懲惡而勸善此一國之史非公天下之書（問對）檮斷木也一曰剛木杌樹無枝也左傳杜註檮杌凶頑無匹儔貌史記高陽才子檮戭漢書檮余山又藝文志公檮生師古皆曰直由切惟孟子音濤陸德明音釋誤之也（日札）

君子之澤○澤邑澤也謂容貌邑澤猶所謂手澤口澤若曰流風餘韻安得五世斬乎且孟子專謂孔子言孔子之道萬世如一日何流風餘韻之足云小人直遺臭耳又何流風餘韻之有（釋地）

子私淑諸人也○外書性善辨第一曼邱不擇問於孟子曰夫子焉學孟子曰魯有聖人曰孔子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嘗學焉是以得聖人之

傳也桉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子思已非其幼至周烈王四年已酉孟子生凡一百有七年孔叢子乃謂受業於子思豈足信哉茲云學於子上曠若發蒙矣孔子至子上四世與孟子時既相値而於上文五世之澤語尤親切 外書集證

逄蒙○逄姓出於逄蒙之後讀當如其本字今爲此姓者乃與龎同音桉德公士元所祖自別殊非伯陵丑父之裔不應棄其本姓混玆音讀而猥云逄姓之逄與逢遇字別妄爲釋訓何所據乎 正俗 桉逄字从夅逢蒙逄伯逄丑父皆薄紅切東轉爲江乃薄江反德公士元非有二字也宋人廣韻改字作逄薄江切殊謬孟子音義同謬不可不正

逢蒙古書作逢蒙則其字不當从夆可知矣校勘記

西子○管子小稱篇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氣怒於面不能以爲可好管仲在滅吳前二百餘年而已云西施豈越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爲名耶墨莊漫錄

則故而已矣○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未知定說莊周有云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適有性與故二字疑戰國時有此語湛淵靜語

千歲之日至○堯時冬至昏昴中日躔在虛宿殷在女周初在牽牛春秋以來歷秦漢唐宋皆在斗末元初至今皆在箕約六十八年而差一度如千歲則差十四度有奇此

皆由今日可逆推而知歷家雖有歷元之說然七政恒星
會合齊同其年甚遠雖精歷者亦不能推孟子亦但云千
歲之日至不謂推極至遠也典林 朱子謂造歷者以上古
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蓋從來造歷諸家必推
至上古時歲月日時皆得甲子而又日月如合璧五星如
聯珠同起冬至之度然後以爲起算之根也此自漢太初
以至金重修大明數十家之常套皆不過即其近時之實
測遡推在古以折算求合而未可信以爲實故史傳所載
歷元無一同者況推測未精所立之法有未數十年即不
驗者又可憑其荒遠無稽之歷元以爲推算之根哉故元
授時遂不用此法直以至元辛巳截算爲元今則以雍正

癸卯爲元皆憑實測不倚虛詞矣異故繫

公行子○程子春秋職官書晉公行引孔穎達疏曰掌車謂之公行知其掌率公戎車之行列詩魏風有公路公行以其主君路車曰公路主車行列曰公行其實一官耳箋義集註子之無解蓋以之字爲語助辭有子公行子之子也一說公行子喪父有人子之喪禮竊疑孟子王驩及朝臣往弔雖云公行子爲齊大夫弔爲生者而其死者若非爵位隆貴朝臣未必一時並往國君未必命有司治喪也使無有司治喪孟子何以云朝廷之禮乎荀子大略篇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於塗楊倞註公行子有子之喪公行子齊大夫子之蓋其先也疑公行子之即燕相子之校史

記燕王噲讓國於子之齊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亡或者子之本齊人自燕逃歸齊至此時死齊王以其嘗爲君燕五年以國君之禮待之故孟子有朝廷之說年表謂君噲子之皆死紀年謂齊人禽子之而醢其身均妄也雜記凡喪必有主君爲臣主父爲子主小記云父主子喪而有杖又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爲主是子喪父主明有定禮當時公行氏喪子身爲喪主以受賓弔一如檀弓子夏喪其子而曾子弔之故趙註云公行子齊之貴臣疏曰其子死是也

臏言

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字不讀去聲直接下如舜而已鳳皇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況於人乎如此看

來方見學問無歇手處是以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一貫編

悻悻於禽獸者固褊中之小夫卽以禽獸付之悠悠者亦非以仁禮存心之君子君子見此禽獸悲憫不暇思所以感化轉移之豈謂其不足與校乎堯舜之世鳥獸逼人驅之放之務令得所況人而禽獸者耶堯舜處禽獸甚易君子處人而禽獸者益無難矣 識小錄

終身不養焉○此止是畜養之養若所謂女子小人之難養者註疏朱子皆云不使養已卽是奉養之養作去聲讀非也 考異

齊人有一妻○因儲子有瞷夫子之語遂發瞷良人一段言求富貴利達者作僞以欺人君子言行如一何必瞯觀

之恐是一章章首無孟子曰字非闕文 通旨 七篇中少有
瞯字此二章以瞯夫子瞯良人游言之當出於一時意儲
子更有問荅遂論及乞墦事耳 疑辨
施從良人之所之○問趙註邪施而行未審所出曰施古
斜字史記賈生列傳庚子日施兮漢書作斜斜邪音義同
也 潛研堂
卒之東郭○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墦間 句 之祭者乞其
餘 句 不足 句 又顧而之他 句 按上文瞯良人之所之卒之
字之祭者字之他字緊相貫注大全不從朱子而從舊讀
本謬矣 讀書記
施施從外來○集註施施喜悅自得之貌蓋從下文驕字

生義棲詩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貌似可備一解 識小錄

則慕少艾○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不以寻工乃與幼艾高誘註艾美也屈子九歌慫長劍兮擁幼艾王逸註亦以艾為美好晉語狐突語申生曰國君好艾大夫殆韋昭以艾為嬖臣乃指男色之美好者 考異 陳晉之以艾字為女不經之甚原孟子之意即荀子所謂妻子具而孝衰於親之義少當音上聲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艾之為言止也謂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 炳燭齋

五十而慕者○古文尚書舜生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馬融王肅姚方興本之為舜年百十二歲之說今文尚

書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大戴禮五帝德史記五帝本紀皇甫氏帝王世紀本之爲舜年百歲之說趙註此章五十而慕云書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二十也合三十二十正是五十乃爲五十而慕之証今本作三十在位何可通耶說文註

捐階○一說旋階舜即旋從階下註瞽瞍使舜完廩即棄階而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捐階與下文出字相應雜記

二嫂使治朕棲○周櫟園云句讀當改正者如孟子二嫂使治朕棲二嫂使句絕謂使女治朕棲非使二嫂也此語極是象雖傲安敢陵天子之女識小錄

鬱陶思君爾○爾雅釋詁鬱陶繇喜也郭註引孟子曰鬱陶思君禮記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卽繇邢疏皆謂歡悅也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又引孟子趙註云象見舜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詭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又引檀弓鄭註云陶鬱陶也據此則象曰鬱陶思君爾乃喜而相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尚書疏證

凡人相見而喜必自道其相思之切豈得卽謂其相思之切爲喜乎趙註云我鬱陶思君故來是趙意亦不以鬱陶爲喜史記五帝紀述象之言亦云我思舜正鬱陶又楚辭九辯云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則鬱陶爲思其義甚明與爾雅訓爲喜不同疏證

校人曰○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哀三年傳校人乘馬杜註校人掌馬春秋分記云春秋校人與周禮義同而馬數不可考是皆以掌馬爲職集註云主池沼小吏未詳彚義

象日以殺舜爲事○虞氏自幕故有國至瞽瞍亦無違命粗能守其國者蓋欲廢嫡立幼象之殺兄亦欲奪嫡故耳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殺人哉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爲之以救敗也此說實得聖人之意

辨疑

殺三苗於三危○據尚書則曰竄莊子亦云投三苗於三危按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註蔡放也音素葛反殺說文作𣀔音同摋𣀔散之也今曰殺三苗似亦當音撒音

義
說文竄塞也讀若虞書竄三苗之竄按竄訓爲塞並無竄義是堯典之竄左傳之蔡孟子之殺皆當作𥻆說文𥻆下之讀亦當是𥻆史記五帝紀作遷三苗於三危 札記

殛鯀於羽山○洪範鯀則殛死祭法鯀障洪水而殛死春秋傳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蓋謂鯀死於竄所耳以殛爲殺殊誤蔡傳殛推囚困苦之未嘗訓殺鄭註周禮廢以馭其罪廢猶放也舜殛鯀於羽山是也陸德明釋云殛誅也曲禮齒路馬有誅以言語責之非有刑罪也以尚書竄鯀於羽山證之鄭陸說是且孟子本文云誅不仁也合放流竄殛皆曰誅其不以誅爲殺明矣 識小錄

封之有庳○有庳在今永州府零陵縣集註云未知是否

此朱子妙處繹文欲常常而見之云云豈有兄居蒲坂弟居零陵阻太行水絶洞庭較之驩兜放處尤遠千里之理親愛者固如是乎蓋有庳之封必近在帝都今不可考

釋地 按路史謂九域圖經樂史寰宇記並以象城爲舜弟所封象城屬鉅鹿與帝都密邇豈卽是耶 辨正

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虞制五載一朝三載考績既不朝貢焉較政績況使吏治國與政尤不相涉乃曰而以政事接見言甚周章據本文不及貢以政是五字句以者與也 括畧

我獨賢勞也○自古君子小人立已不同事君亦異君子任其勞小人處其逸君子任其憂小人享其樂雖曰役使

不均我獨賢勞然君子本心亦不願逸樂也詩傳註疏廣雅訓賢爲勞賢勞猶云劬勞毛傳云賢勞也鹽鐵論地廣篇亦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趙註並以賢爲賢才失之疏詩

舜之子亦不肖○金履祥曰均之失德不見經傳蓋德不若舜禹且有禹則舜不以天下私均也舜處其子於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禮樂亦如之客見天子而不臣同異

外丙二年○太甲以嫡長孫承重繼祖於書可見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是冢宰攝祭於宗廟也奉嗣王祗見厥祖是見於殯宮即位也若隔外丙仲壬

之世而太甲承仲壬之後則自成湯外丙以上俱曰祠于先王足矣何獨又曰奉嗣王祗見厥祖書法若是重複也 考證

左傳僖三十三年隗曰我二十五年矣昭十三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得士五人至於絳縣老人使之年及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皆謂齒也古者論齒稱年此類甚衆則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亦當爲齒 湛淵靜語

按史記殷本紀太丁之弟外丙即位二年崩外丙之弟仲壬即位四年崩夫孟子無即位之文而史記增之遂起後人之疑集註引程子說謂外丙仲壬方二歲四歲未即位也邵雍皇極經世史金履祥綱目前編顧應祥人代紀畧並以太甲嗣湯無外丙仲壬之世 雜記

程子謂歲爲年會編辨之

曰史傳皆稱湯崩年百歲如程子說則湯九十七生仲壬九十九生外丙恐未必然或曰外丙仲壬亦太丁子也未知是否大紀曰成湯娶有莘氏生子太丁早卒太丁子曰太甲爲世嫡孫以伊尹爲太保湯崩伊尹奉太甲卽位葬成湯於亳北無所謂外丙仲壬也三王家天下定於立適成湯無舍嫡孫而立諸子之理殷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或爭或代立生亂太史以罪沃丁則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甚卽以孟子書證之此節申明與子若謂外丙仲壬兄終弟及是傳弟非傳子矣蓋太丁卒時其子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唯太甲差長故立之識小錄

放之於桐○以臣放君不可以訓太甲居桐居之也或曰

放焉古者君薨諒陰三祀甲居桐而尹營其宮甲不居桐非子也尹放太甲於桐非臣也舜不以兄放其弟尹顧以臣放其君乎湯之放桀桀奔而因以居之尹之放甲甲居桐而尹營之皆非放也可儀堂　羅泌云攝王之事周公所無廢立之事伊尹所無周公坐朝抱冲子太甲居桐宅諒陰耳唯元祀十有二月太甲始居陰之時百官聽於冢宰此處喪之常紀非攝也太甲立而不明背師保之訓尹因其諒陰營居於桐密邇先王其訓謂之放者自內而外抗世子之謂非廢也唯三祀十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起復之例非再立也始曰太甲今曰嗣王其事已明矣考太甲上篇甲居憂之時中篇甲免喪之後下篇尹去

位之日並無廢立一言同異　殷本紀註桐地名有王離宮焉初不指桐爲湯葬地孔傳始有此說果爾漢武帝時已知湯葬處矣何劉向告成帝猶曰殷湯無葬處乎直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劉向不知也向且不知而謂安國知之乎趙註桐爲邑亦不云葬地後漢郡國志梁國有虞縣有薄縣虞則有桐地有桐亭薄下註云有湯冢雖云相去未遠各爲一縣不得指桐爲湯墓後案　孟子兩三年字上言伊尹放之於桐三年下言太甲於桐處仁遷義三年處仁遷義卽在放桐之時並非前後六年志疑

於衛主癰疽○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

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又報任安書云衛靈公與雍渠同
載孔子適陳雍渠卽孟子所稱癰疽趙氏以爲癰疽之豎
者似是臆說潛研堂
爲陳侯周臣○疏曰註謂陳侯周懷公子也校史記世家
陳懷公之子名越乃爲湣公又湣公年表六年孔子來孔
子世家孔子在陳三歲復過衛歸魯是湣公八年去陳由
此推之孔子爲湣公之臣矣孟子云爲陳侯周臣是陳侯
周卽湣也考異　史記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則貞
子時爲陳臣本無可疑祇因司城是宋官於是解者各異
邵二泉謂貞子先仕宋後仕陳閻氏云以孟子書法觀之
貞子本爲宋卿由宋而流於陳方得爲孔子之居停主人

所以書法如是 辨正

知虞公之不可諫○此當以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爲句

去謂去位也之秦別爲句與史記所言虞晉走宛秦贖之

授以政乃合 讀書記

接淅而行○接淅接字殊無理說文引孟子去齊滰淅而

行滰音其兩切漉乾漬米言不待炊而行也畢閒集引李

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滰淅唐本作滰字 西溪叢話

周室班爵祿○集註謂與王制周禮不同然孟子生周之

末其時已不聞漢文帝時作王制何爲反得其詳周禮出

於王莽家之劉歆尤難與孟子較異同也當以孟子之言

爲正 日抄 王制有與孟子不同者鄭氏以爲殷制諸儒又

以爲周制曲爲附會謹遵

此亦酌時宜而將以爲漢制也 揭要

百畝之糞○桉草人糞種用牛羊麋鹿貆狐豕蕡犬註取汁也鄭司農云以牛骨汁漬其種也疏云此與後鄭義合然則羊麋以下均以煑取其骨汁骨汁多少爲上農中農下農之差故同百畝而糞不同月令糞田疇以燒草行水其汁漬田亦謂之糞其實糞專指骨汁 秋槎雜記

費惠公○春秋費爲魯季氏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郯邳蓋戰國時以邑爲國意者魯季氏之僭與 紀聞 春秋時有兩費其一 左成十三年晉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時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其一 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

山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子思時滑國之費久亡疑季氏之後僭稱公者日知錄

郤之郤之爲不恭○曰郤之郤之爲不恭孟子荅也何哉又萬章問也曰尊者賜之孟子荅也曰其所取之者至弗郤也萬章言也曰其交也至孔子受之矣孟子言也石渠意見

殷受夏○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註

魯人獵較○陸氏翼孟云較字本作較埛於岳詩所謂猗重較兮較音較孟子借用音角則角逐之義左傳晉人角之此義爲長者比較得禽多少孔子範我馳驅必不及魯人

所獲矣較角同音不以文害辭可也亦孟子說詩之法問

辨獵較之說趙氏張氏不同王罕皆謂較奪禽獸以祭與下正祭器相應從趙義爲長愚謂周禮獲禽者取左耳及獘田植虞旗致禽而珥焉言致禽於旗下取耳以較所獲之多少則獵而較獲正禮之所有不得爲弊俗當從趙說

辨正 古者將祭而獵王制乾豆是也左襄三十年傳豐卷將祭請田焉子產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杜註鮮時獸衆臣祭以芻豢爲足春秋時大夫多僭禮魯亦應然夫子知獵較不能驟更而但正其祭器如特牲少牢俎豆之數令其但取芻豢而無四方之物則不禁而禁此聖人之妙用也 秋槎雜記

衛孝公○出公輒拒父不孝其臣諱之以禮律嫡孫承重繼祖不以父命違王父命故爲孝謚以掩其非考證

嘗爲乘田矣○趙岐註乘田苑囿之吏主六畜之芻牧者按苑囿囿人所掌祇游觀鳥獸之事並無牛羊亦並不芻牧周禮牛人有職人主芻豢者職通作樴杙也所以繫牛凡牧人掌牧六牲掌養國之公牛必授職人芻豢之史記謂之司職吏其又名乘田者以公牛芻豢皆甸田中事臆言

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古人拜法男尚左手先以右掌據地乃以左掌交其上而俯伏焉故郊特牲曰拜服也加敬焉則俯首至手周官太祝曰空首者也彌加敬焉則俯首頓地曰頓首頓地即舉也稽首則首至地而稽留少頃

乃舉視頓首益敬故郊特牲曰稽首服之甚也父母之喪哭而以首觸地無容遲遲舉首曰稽顙致哀也原拜之義從兩手凡言拜皆主手言檀弓秦穆公使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曰稽顙矣而又曰不拜尤拜主手之證稽首再拜而不受再拜稽首而受孟子文偶有倒順閻氏謂先稽首者爲凶拜後稽首者爲吉拜子思以凶禮示不受矣夫不受竟不受耳而乃以喪禮處豈有此情事耶 讀書瑣記

爲其多聞也○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 註 桉古說至當存疑云且君之欲見之以下兩曰字皆孟子自設問荅不可從 識小錄

市井之臣○後漢劉寵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此可証市井非在國都言註引風俗通義以井爲井田則在野矣非市交易之所井共汲之所釋地